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老殘遊記二編 第四回 九轉成丹破壁飛 七年返本歸家坐

卻說逸雲又道：「到了第二天，三爺果然托了個朋友來跟師父談論，把以前的情節述了一遍，問師父肯成就這事不肯？並說華雲已經親口允許甚麼都不要，若是師父肯成就，將來補報的日子長呢。老師父說道：『這事聽華雲自主。我們廟裡的規矩可與窯子裡不同：窯子裡妓女到了五六歲，就要逼令他改裝，以後好做生意。廟裡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，只因祖上傳下來：年輕的人，都要搽粉抹胭脂，應酬客人。其中便有難於嚴禁處，恐怕傷犯客人面子。前幾年還是暗的，漸漸的近來，就有點大明大白的了！然而也還是個半暗的事。傳只可同華雲商量著辦，倘若自己願意，我們斷不過問的。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說，在先也是本廟裡傳下來的規矩，因為這比丘尼本應該是童貞女的事，不應該沾染紅塵。在別的廟裡犯了這事，就應逐出廟去，不再收留，惟我們這廟不能打這個官話欺人。可是也有一點分別：若是童女呢，一切衣服用度，均是廟裡供給。別人的衣服，童女也可以穿，別人的物件，童女也可以用。若一染塵事，他就算犯規的人了，一切衣服等項，俱得自己出錢製買，並且每月還須津貼廟裡的用項。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，也須攤在他們幾個染塵人的身上。因為廟裡本沒有香火田，又沒有緣簿，但凡人寫緣簿的，自然都寫在那清修的廟裡去，誰肯寫在這半清不濁的廟裡呢？傳還不知道嗎？況且初次染塵，必須大大的寫筆功德錢，這錢誰也不能得，收在公賬上應用，傳才說的一百銀子，不知算功德錢呢？還是給他置買衣服同那動用器皿呢？若是功德錢，任三爺府上也是本廟一個施主，斷不計較；若是置辦衣物，這功德錢指那一項抵用呢？所以這事我們不便與聞，傳請三爺自己同華雲斟酌去罷。況且華雲現在住的是南院的兩間北屋，屋裡的陳設，箱子裡的衣服，也就不大離值兩千銀子。要是做那件事，就都得交出來，照他這一百銀子的牌子，那一間屋子也不稱，只好把廚房旁邊堆柴火的那一間小屋騰出來給他，不然別人也是不服的。傳瞧是不是呢？』」那朋友聽了這番話，就來一五一一的告訴我，我想師父這話也確是實情，沒法駁回。我就對那朋友說：『叫我無論怎麼寒蠢，怎麼受罪，我為著三爺都沒有什麼不肯，只是關著三爺面子，恐怕有些不妥，不必著急，等過一天三爺來，我們再商議罷。』那個朋友去了，我就仔細的盤算了兩夜。我起初想，同三爺這麼好，管他有衣服沒衣服，比要飯的叫化子總強點。就算那間廚房旁邊的小房子，也怪暖和的，沒有什麼不可以的。我瞧那戲上王三姐拋彩球打著了薛平貴，是個討飯的，他捨掉了相府小姐不做，去跟那薛平貴，落後做了西涼國王，何等榮耀，有何不可。又想人家那是做夫妻，嫁了薛平貴，我這算什麼呢？就算我苦守了七年，任三爺做了西涼國王，他家三奶奶自然去做娘娘，我還不是斗姥宮的窮姑子嗎？況且皇上家恩典，雖准其賜封，也從沒有聽見有人說過：誰做了官賜封到他相好的女人的，何況一個姑子呢！《大清會典》上有賜封尼姑的一條嗎？想到這裡，可就涼了半截了！又想我現在身上穿的袍子是馬五爺做的，馬褂是牛大爺做的，還有許多物件都是客人給的，若同任三爺落了交情，這些衣物都得交出去。馬五爺、牛大爺來的時候不問嗎？不告訴他不行，若告訴他，被他們損兩句呢？說：『你貪圖小白臉，把我們東西都斷送了！把我們待你的好意，都捧到東洋大海裡去，真沒良心！真沒出息！』那時我說什麼呢？況且既沒有好衣服穿，自然上不了台盤。正經客來，立刻就是青雲他們應酬了，我只好到廚房裡端菜，送到門簾子外頭，讓他們接進去，這是什麼滋味呢！等到吃完了飯，刷洗鍋碗是我的差使。這還罷了，頂難受是清早上掃屋子裡的地！院子裡地是火工掃，上等姑子屋裡地是我們下等姑子掃。倘若師兄們向客人睡在炕上，我進去掃地，看見帳幔外兩雙鞋，心裡知道：這客當初何等契重我，我還不願意理他，今兒我倒來替他掃地！心裡又應該是什麼滋味呢！如是又想：在這兒是萬不行的了！不如跟任三爺逃走了罷。又想逃走，我沒有什麼不行，可是任三爺人家有老太太，有太太，有哥哥，有兄弟，人家怎能同我逃走呢？這條計又想左了。翻來復去，想不出個好法子來。後來忽然間得了一條妙計：我想這衣服不是馬五爺同牛大爺做的嗎？馬五爺是當舖的東家，牛大爺是匯票莊掌櫃的。這兩個人待我都不錯，要他們拿千把銀子不吃力的，況且這兩個人從去年就想算計我，為我不喜歡他們，所以吐不出口來，眼前我只要略為撩撥他們下子，一定上鉤。待他們把冤錢花過了，我再同三爺慢慢的受用，正中了三爺老太太的第一策，豈不大妙？

「想到這裡，把前兩天的愁苦都一齊散盡，很是喜歡。停了一會子，我想兩個人裡頭，找誰好呢？牛大爺匯票莊，錢便當，找他罷。又想老西兒的脾氣，不卡住脖兒梗是不花錢的，花過之後，還要肉疼。明兒將來見了衣裳，他也說是他做的；見了物件，也要說是他買的，唧唧咕咕，絮叨的沒有完期。況且醋心極大，知道我同三爺真好，還不定要唧咕出什麼樣子來才罷呢！又抽鴉片，一嘴的煙味，比糞還臭，教人怎麼樣受呢？不用顧了眼前，以後的罪不好受。算了罷，還是馬五爺好得多呢。又想馬五爺是個回子，專吃牛羊肉。自從那年縣裡出告示，禁宰耕牛，他們就只好專吃羊肉了。吃的那一身的羊羶氣，五六尺外，就教人作噁心，怎樣同他一窩裡睡呢，也不是主意！又想除了這兩個呢，也有花得起錢的，大概不像個人樣子；像個人的呢，都沒有錢。我想到這裡，可就有點醒悟了。大概天老爺看著錢與人兩樣都很重的，所以給了他錢，就不教他像人；給了他個人，就不教他有錢，這也是不錯的道理。後來又想任三爺人才極好，可也並不是沒有錢，只是拿不出來，不能怨他。這心可就又迷回任三爺了，既迷回了任三爺，想想還是剛才的計策不錯，管他馬呢牛呢，將就幾天讓他把錢花夠了，我還是跟任三爺快樂去。看銀子同任三爺面上，就受幾天罪也不要緊的。這又喜歡起來了，睡不著，下炕剔明了燈，沒有事做拿把鏡子自己照照，覺得眼如春水，面似桃花，同任三爺配對兒，真正誰也委曲不了誰。

「我正在得意的時候，坐在椅子上倚在桌子上，又盤算盤算想道：這事還有不妥當處。前兒任三爺的話不知真是老太太的話呢，還是三爺自家使的壞呢？他有一句話很可疑的，他說老太太說，『你正可以拿這個試試他的心』，直怕他是用這個毒著兒來試我的心的罷？倘若是這樣，我同牛爺、馬爺落了交，他一定來把我痛罵一頓，兩下絕交。噯呀險呀！我為三爺含垢忍污的同牛馬落交，卻又因親近牛馬，得罪了三爺，豈不大失算嗎？不好，不好！再想看三爺的情形，斷不忍用這個毒著下我的手，一定是他老太太用這個著兒破三爺的迷。既是這樣，老太太有第二條計預備在那裡呢！倘若我與牛爺、馬爺落了交情，三爺一定裝不知道，拿二千銀票來對我說：『我好不容易千方百計的湊了這些銀子來踐你的前約，把銀子交給你，自己去採辦罷。』這時候我才死不得活不得呢！逼到臨了，他總得知道真情，他就把那二千銀票扯個粉碎，賭氣走了。請教我該怎麼樣呢？其實他那二千的票子，老早掛好了失票，雖然扯碎票子，銀子一分也損傷不了。只是我可就沒法做人，活臊也就把我臊死了！這麼說，以前那個法子可就萬用不得了！

「又想，這是我的過慮，人家未必這麼利害，又想就算他下了這個毒手，我也有法制他。什麼法子呢？我先同牛馬商議，等有了眉目，我推說我還得跟父母商議，不忙作定，然後把三爺請來，光把沒有錢不能辦的苦處告訴他，再把為他才用這忍垢納污的主意說給他，請他下個決斷。他說辦得好，以後他無從挑眼；他說不可以辦，他自然得給我個下落，不怕他不想法子去，我不賺個以逸待勞嗎？這法好的。又想，還有一事，不可不慮，倘若三爺竟說：『實在籌不出款來，你就用這個法子，不管他牛也罷，馬也罷，只要他拿出這宗冤錢來，我就讓他一頭地也不要緊。』自然就這麼辦了。可是還有那朱六爺，苟八爺，當初也花過幾個錢。你沒有留過客，他沒有法想，既有人打過頭客，這朱爺、苟爺一定也是要住的了。你敢得罪誰呢？不要說，這打頭客的一住，無論是馬是牛，他要住多少天，得陪他多少天，他要住一個月兩個月，也得陪他一個月兩個月。賸下來日子，還得應酬朱苟。算起來一個月裡的日子，被牛馬朱苟占去二三十多天，輪到任三爺不過三兩天的空兒。再算到我自己身上，得忍八九夜的難受，圖了一兩夜的快樂，這事還是不做的好。又想，噯呀，我真昏了呀！不要說別人打頭客，朱苟牛馬要來，就是三爺打頭客，不過面子大些，他可以多住些時，沒人敢撐他。可是他能常年在山上嗎？他家裡三奶奶就不要了嗎？少不得還是在家的時候多，我這裡還是得陪著朱苟牛馬睡。

「想到這裡，我就把鏡子一摔，心裡說：都是這鏡子害我的！我要不是鏡子騙我，搽粉抹胭脂，人家也不來撩我，我也惹不了

這些煩惱。我是個閨女，何等尊重，要起什麼凡心？墮的什麼孽障？從今以後，再也不與男人交涉，剪了辮子，跟師父睡去。到這時候，我彷彿大澈大悟了不是？其實天津落子館的話，還有題目呢。

「我當時找剪子去剪辮子，忽然想這可不行，我們廟裡規矩過三□歲才准剪辮子呢，我這時剪了，明天怕不是一頓打！還得做幾個月的粗工。等辮子養好了，再上台盤，這多麼丟人呢！況且辮子礙著我什麼事，有辮子的時候，糊塗難過，剪了辮子，得會明白嗎？我也見過多少剪辮子的人，比那不剪辮子的時候，還要糊塗呢！只要自己拿得穩主意，剪辮子不剪辮子一樣的事。那時我仍舊上炕去睡，心裡又想，從今以後無論誰我都不招惹就完了。

「誰知道一面正在那裡想斬斷葛藤，一面那三爺的模樣就現在眼前，三爺的說話就存在耳朵裡，三爺的情意就臥在心坎兒上，到底捨不得。轉來轉去，忽然想到我真糊塗了！怎麼這麼些天數，我眼前有個妙策，怎麼沒想到呢？你瞧，任老太太不是說嗎，花上千的銀子，給別人家買東西，三天後就不姓任的，可見得不是老太太不肯給錢，為的這樣用法，過了幾天，東西也是人家的，人還是人家的，豈不是人財兩空嗎？我本沒有第二個人在心上，不如我逕嫁了三爺，豈不是好？這個主意妥當，又想有五百銀子給我父母，也很夠歡喜的；有五百銀子給我師父，也沒有什麼說的。我自己的衣服，有一套眼面前的就行了，以後到他家還怕沒得穿嗎？真正妙計，巴不得天明著人請三爺來商量這個辦法。誰知道往常天明的很快，今兒要他天明，越看那窗戶越不亮，真是恨人！又想我到他家，怎樣伺候老太太，老太太怎樣喜歡我。我又怎樣應酬三奶奶，三奶奶又怎樣喜歡我。我又怎樣應酬大奶奶、二奶奶，他們又怎樣喜歡我。將來生養兩個兒子，大兒子叫他念書，讀文章中舉，中進士，點翰林，點狀元，放八府巡按，做宰相。我做老太太，多威武。二兒子叫他出洋，做留學生，將來放外國欽差，我再跟他出洋，逛那些外國大花園，豈不快樂死了我嗎？咳！這個主意好！這個主意好！

「可是我聽說七八年前，我們師叔嫁了李四爺，是個做官的，做過那裡的道台，去的時候，多麼耀武揚威！末後聽人傳說，因為被正太太凌虐不過，喝生鴉片煙死了。又見我們彩雲師兄，嫁了南鄉張三爺，也是個大財主。老爺在家的時候，待承的同親姊妹一樣，老爺出了門，那磨折就說不上口了，身上烙的一個一個的瘡疤。老爺回來，自然先到太太屋裡了，太太對老爺說：『你們這姨太太，不知道向誰偷上了，著了一身的楊梅瘡，我好容易替他治好了，你明兒瞧瞧他身上那瘡疤子，怕人不怕人？你可別上他屋裡去，你要著上楊梅瘡，可就了不得啦！』把個老爺氣的發抖。第二天清早起，氣狠狠的拿著馬鞭子，叫他脫衣裳看疤，他自然不肯。老爺更信太太說的不錯，扯開衣服，看了兩處，不問青紅皂白，舉起鞭子就打。打了二三百鞭子，教人鎖到一間空屋子裡去，一天給兩碗冷飯，吃到如今，還是那麼半死不活的呢！再把那有姨太太的人盤算盤算：□成裡有三成是正太太把姨太太折磨死了的；□成裡也有兩成是姨太太把正太太憋悶死了的；□成裡有五成是唧唧咕咕，不是鬥口就是淘氣；一百裡也沒有一個太太平平的。我可不知道任三奶奶怎麼，聽說也很利害。然則我去到他家，也是死多活少。況且就算三奶奶人不利害，人家結髮夫妻過的太太平和和氣氣的日子，要我去擾得人家六畜不安，末後連我也把個小命兒送掉了，圖著什麼呢？噯！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不如睡我的覺罷。

「剛閉上眼，夢見一個白髮白鬚的老翁對我說道：『逸雲！逸雲！你本是有大根基的人，只因為貪戀利欲，埋沒了你的智慧，生出無窮的魔障，今日你命光發露，透出你的智慧，還不趁勢用你本來具足的慧劍，斬斷你的邪魔嗎？』我聽了連忙說：『是，是！』我又說：『我叫華雲，不叫逸雲。』那老者道：『迷時叫華雲，悟時就叫逸雲了。』我驚了一身冷汗，醒來可就把那些胡思亂想一掃而掃清了，從此改為逸雲的。」

德夫人道：「看你年紀輕輕的真好大見識，說的一點也不錯。我且問你：譬如現在有個人，比你任三爺還要好點，他的正太太又愛你，又契重你的，說明了同你妹妹稱呼，把家務全交給你一個人管，永遠沒有那咕咕咕咕的事，你還願意嫁他，不願意呢？」逸雲道：「我此刻且不知道我是女人，教我怎樣嫁人呢？」德夫人大驚道：「我不解你此話怎講？」未知逸雲說出甚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